

— ○ 黔苑丛书 ○ —

沙滩文化研究文集

黄万机 著 黄江玲 选编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贵州民族出版社

沙灘文化研究文集

黃萬機 著

黃江玲 編選

貴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滩文化研究文集/黄万机著.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 - 7 - 5412 - 1910 - 8

I. ①沙… II. ①黄… III. ①文化史—遵义县—文集 IV. ①K297.3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3746 号

书 名: 沙滩文化研究文集

著 者: 黄万机 著 黄江玲 选

编 者: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编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1

印 刷: 贵阳快捷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89 × 1194mm, 1/32

印 张: 15.25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ISBN: 978 - 7 - 5412 - 1910 - 8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顾 久

副主任 王德玉 沈志明 杨玉和

靖晓莉 杨庆武

委 员 翁家烈 张新民 张润生

李立朴 王任索

编辑部

主 任 王任索

成 员 郝向玲 王尧礼 郎启飞 胡海琴

文化贵州的响亮品牌^{*}

读《沙滩文化志》增订本有感

(代《沙滩文化研究文集》序)

刘学洙

省文史馆馆员、省社科院研究员黄万机所著《沙滩文化志》(以下简称“文化志”)增订本有若干特点,值得我们留意:

——初版“文化志”成书于1986年,距今已20年,仅10万字。此次增至25万字,从内容的广度到认识的深度,均有发展。

——黄氏推出“文化志”初版时,研究沙滩文化已历十余年,如今时间又过20年,沙滩文化的研究新成果不断涌现;研究者的范围从两岸三地扩展到日本、韩国;近年又发现不少沙滩文人的未刊遗稿,陆续整理出版。这些都为“文化志”的修订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资料。可以说,现在的增订本是吸纳20年来沙滩文化研究成果的结晶。

——作者自幼生长在沙滩附近,老一辈与黎家有姻亲关系,熟悉沙滩变迁情况。大学毕业后专事贵州文史、诗学、古籍笺注等科研工作,尤其致力于沙滩文化研究。先后曾出版《郑珍评传》、《莫友芝评传》、《黎庶昌评传》三部重点学术著作;还出版或发表同类专集、专文70多种(篇)。此次增订本,实是万机先

生厚积薄发的精品。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退休学者,既非哪一级所管专家,又无课题经费,全凭学者良知和文化责任感,退休近十年来自甘寂寞,耕耘不辍,硕果累累。这种治学精神,在当今浮躁之风甚炽的情况下,实属难能可贵。

沙滩是贵州遵义县新舟镇一个方圆不过十里的乡村。其地濒乌江支流的乐安江畔,江中有洲,长半里许,因此得名。这个清代中叶鲜为人知的僻静小山庄,从乾嘉以后,百年间爆发出文化奇光异彩。黎家的安理老人在清嘉庆时任山东长山知县,其子黎恂、黎恺都从偏隅远去齐鲁探亲,开拓了眼界。黎恂作浙江桐乡知县,以廉俸购得图书数十箱运回沙滩。黎庶昌、黎汝谦作驻外国使馆公使和领事接受了海外文明。郑、莫两家和黎家有姻亲关系。不仅如此,他们和城里的仕宦书香人家唐树义、杨兆麟、宦懋庸都是至亲,互相沾溉,互相影响,因此形成文士群体,人才之盛,超过一州、一县、一府。而沙滩文化之被发现,恰恰不全靠黔人之力,主要归功于发达地区客籍学者群之慧眼。抗战期间,国立浙江大学迁到遵义,众多学者留意古播州历史文化之调查研究,并亲临沙滩考察。他们惊讶发现:“沙滩不惟是播东名胜,有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文化区”。浙大历史地理研究所著名学者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把这个遵义文化辉煌期命名为“沙滩期”,“沙滩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学术概念才得以成立,并流布全国。继后,国内不少学者也给沙滩文化高度评价。章士钊有诗《访郑篇》,称郑珍、莫友芝为“西南两大儒”,吁请时主黔政的吴鼎昌应去沙滩看看,并刊印郑珍全集。当代诗

论名家钱仲联更提出“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推尊郑珍为“清代诗国”第一人。陈衍、郁达夫、胡先骕、钱钟书、刘大杰、郭绍虞等诸名家也都先后对沙滩文人高度评价。早在民国九年（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认为清代从开国到乾隆、嘉庆、道光之诗多无足观，“其稍可观者，反在生长僻壤之黎简、郑珍辈，而中原更无闻焉。”对郑珍、莫友芝编纂的《遵义府志》，梁启超称之为“天下第一府志”。20世纪下半叶，张其昀还在台湾举办过《遵义新志》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遵义和沙滩文化之名，更逐渐为国际人士知晓。上面这些事实，说明沙滩文化并非贵州人自吹自擂出来的，倒是贵州自身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对自家的瑰宝发掘与宣传不够。直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省内上下重抚地域文化建设，沙滩文化研究在本省才逐渐蔚成风气。

沙滩文化并非明日黄花。时至今日，海内外有识之士依然十分重视对它的研究。近悉，2006年7月，国内著名中年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博导胡晓明教授推出一篇“论纲”：《斯文留脉悦关天》，以新的角度评价“郑子尹的文化意义”。“论纲”指出：“郑子尹的诗学，实不止今天所谓的文艺学，而是大人君子之学之一部分，是余事而为诗人。我们仅从新文学的文艺学意义上看他，是缩小了他，也缩小了后来的同光体。他是在一个艰难时代努力作一个理想士人，同时以诗来参与完成这个过程。”他提出，今天对郑珍包括沙滩文化，要有更长的时间尺度，更大的论域来重新看待。这些意见，对我们贵州文化界应该是一个很好

的启发。

沙滩文化研究,并未终结,尚有深入与扩展的天地。我省宿儒陈福桐老人曾谈及,比如,“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这个“王气”应如何理解?陈老认为郑珍主张“自打自唱”,不宗哪一家,哪一派。他是我国诗史中反映中国伦理道德理想的第一人。所谓“王气”,就是指这种浩气。又如,为什么中国封建文化到清代已处日薄西山的境地,沙滩才出现儒学文化新峰?有的论者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角度做出解释。也有论者认为要从中国社会巨变的转型期更宽阔的视野看沙滩文化。再如,这次增订本还增加了沙滩文化包括的禅学内容。在当今现代化、全球化大背景下,沙滩文化传统与现实文化建构有何关系,如此等等,都需要继续深入探讨。因此以这部“文化志”增订本出版为阶段性的新的起点,沙滩文化研究将产生更多有见地的新成果,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贵州文化认识,服务贵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笔者按:这篇文章发表在《贵州日报》2007年1月19日《娄山关》上。作者是《贵州日报》原社长兼总编,也是我尊敬的学长。

目 录

沙滩怀古	(1)
话说“沙滩文化”	(12)
论“沙滩文化”的灵魂	(18)
浅谈“沙滩文化”资源的评估与开发	(29)
沙滩文化论	(38)
晚清遵义黎郑二氏家风浅议	(47)
“西南巨儒”郑珍世家	(59)
谈郑珍的诗歌创作	(68)
论郑珍诗歌的“诗史”品格	(96)
郑珍的诗论与书画论	(109)
郑珍诗论刍议	(120)

论郑珍诗歌的艺术风格	(137)
郑子尹的散文	(149)
“凿破南荒千古闷”——颇具特色的山水诗	(166)
评巢经巢诗淳朴自然的风格	(180)
简评《遵义府志》	(196)
“居恒每笑癖金石” ——浅谈郑珍的金石书画研究	(207)
郑珍世界观初探	(224)
评郑珍的经学成就	(240)
没有坐过讲台的两位女教育家 ——“西南巨儒”郑珍的母亲和女儿	(254)
独山莫氏教育学术世家	(276)
莫与俦先生的散文	(286)
莫友芝一家的教育活动及教育思想	(297)
莫友芝山水诗试论	(311)

邵亭诗钞笺注序 (327)

遵义“沙滩文化”黎氏世家 (331)

黎兆勋《葑烟亭词》初探 (343)

“沙滩文化”与黎庶昌 (359)

爱国外交官黎庶昌 (364)

黎庶昌革新思想初探 (372)

西洋社会生活画卷

——黎庶昌及其《西洋杂志》 (389)

略论黎庶昌散文的艺术特色 (401)

黎汝谦与维新运动 (416)

黎伯颜与近现代三名人 (429)

附录

“造化之手信幻极，四海不作雷同文”

——郑珍溶洞诗的审美特征 黄江玲(444)

花木·亲情·人品

——郑珍花木诗作的审美特征 黄江玲(455)

“为乐爱佳节”

——郑珍风俗风情诗的审美价值 黄江玲(466)

后记 (476)

沙 滩 怀 古

少年时代,我曾两次去过沙滩。一次是随长辈去沙滩作客。记得踏过乐安江的跳墩后,过河上岸便是沙滩的房舍。这个村落约百来户人家,是黎氏聚居之地。村落后枕冈峦,前带清流,鳞次栉比的房屋掩映在修竹翠柏之间。村前的河岸边是一排垂杨与杂树,几架高大的水轮车咿呀作响,灌溉着村前的稻田。第二次是去一位姓黎的同学家玩耍,他领我观赏了村南一里处的禹门寺。寺在禹门山上,荫蔽在苍松翠柏的密林中。巍峨的殿堂,奇形怪状的菩萨塑像,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近十年来因研究“沙滩文化”,搜集和阅读了大量有关著述,对沙滩的历史概貌、人物事迹及风物风情,有了全面的了解。

这里在宋、元之际就已开发,原是播州杨氏土司的“官庄”。明代万历年间平定播州土酋杨应龙的叛乱,招募外省汉民占籍承种。黎氏祖居四川广安,有位叫黎朝邦的,率领儿孙来沙滩落籍,世代生息繁衍,历时四百来年。

黎氏累世以耕读为业,诗礼传家,朝邦的第四子怀义当过知县,明亡后落发为僧。其孙民忻,是著名易学家来知德高足胡某的门生,官河池州同知。明亡后隐居不仕,并定下族规:三世不应清朝科举。直到乾隆年间,黎氏族人才开始应试,以后,陆续出了一批举人、进士,考取秀才者比比皆是。

从乾隆后期至清末一百多年间,沙滩黎氏、附近的望山堂郑氏、青田山莫氏三家,先后涌现了几十位诗人、作家与学者。其中杰出的代表是郑珍、莫友芝与黎庶昌,时称“郑莫黎”三家,在海内外均有影响。这里形成了闻名遐迩的“沙滩文化”,在贵州文化与文学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

这里风光秀美,而且有不少文物古迹,吸引着历代许多游人前来瞻仰观光。著名的禹门寺始建于明末,原名沙滩寺,更名龙兴禅院。黎怀义出家于此。清初,高僧丈雪禅师云游至此,重建道场,改名禹门寺,从此香火鼎盛,常有僧人上百名挂单其中。晨钟暮鼓,梵音不辍,被誉为“黔北第一清净土”。寺庙耸立于禹门山(一名回龙山)顶。寺前巉崖数十丈,下临乐安江,洄为深潭;潭深水碧,山影清波,给古柏长松掩映中的寺院倍添风采。半崖间的崖壁上,有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题刻的三幅摩崖,至今犹存,令游人引发不少思古之幽情。寺院殿堂经黎恂和庶昌两伯侄两度修葺,扩大规模,庶昌特修一幢藏经楼,贮藏从日本购回的南藏经全帙数千卷。

寺中有一幢房舍名“振宗堂”,是黎氏家塾,开办历史三百余年,培养了大批文人学者。远近数十里,多有负笈就读者。每当学童高声诵读,琅琅书声与佛殿梵呗之声相应和,形成了奇妙的“儒释争鸣”的局面,煞是有趣。有名的塾师,前期是庶昌的祖父黎安理,他虽只是个举人,但培养的学生却考中进士,成了翰林,做过布政使之类大官;中期是他的长子黎恂执教,培养了郑珍(子尹)、莫友芝(子愚)、黎兆勋(柏容)等诗文大家和学

者;后期是绥阳举人杨开秀,庶昌仲昆均出自他门下。当地民谣唱道:“禹门寺,振宗堂。孰为师?黎与杨。六十年,前后光。两夫子,泽孔长。”凡来这个私塾读书的,除蒙童外,还有秀才和举人,执教者多为经师宿儒。该塾一直办到新中国建国初期,最后一任塾师为黎丹膺先生,他就是当代著名诗人黎焕颐的父亲,贵州师范大学教授王燕玉等也是他的及门弟子。禹门寺南不足半里之遥的平远桥头,原有一幢三层飞檐的阁楼“大悲阁”,绿色琉璃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阁中原有郑珍写的一块石碑及木雕楹联。而今阁楼已毁,只有阁前一株巨树仍在。低矮的平远石桥已拆去,换上高墩大拱的公路桥。平远桥又名锁江桥,是沙滩风景区的头一个风景点。历代诗人多有题咏。庶昌之父黎恺写有《乐安江八景》,第一首便是《江桥春柳》,诗云:

春风二月寒,尽剪桥头柳。一碧混晴波,丝丝垂渡口。

莫友芝把乐安江两岸的风景,选了26个景点,题了26首绝句。其中《锁江桥》一诗有“前山苍翠色,欲过石桥来”之句,描写了禹门山的苍翠与锁江桥的清幽。由桥头上溯不远处是禹门山前的深潭。禹门山好似一条游龙,远远游来,伏首江畔。丈雪和尚所写的禹门六景中有《龙隐潭》一诗,诗中有“欲隐弥彰无固必,千寻烟浪卷山前”之句,写了隐彰之间的辩证关系,蕴涵禅机。

20世纪的沙滩村寨,物产丰饶,人文荟萃。这里最早有黎安理先生的书室锄经堂。其长子黎恂(号雪楼)从浙江购回万

余卷图书陈列其中,让子侄亲友等随意翻阅。郑珍、莫友芝是这里的常客,黎庶昌也靠这批宝籍的沾溉。可惜这里的藏书被农民军付之一炬。庶昌从日本归来为母亲守孝,修建一幢拙尊园,搜罗图书十几万卷。此园结构玲珑精巧,正房一楼一底,栋宇窗棂纹饰华檐,雅而不俗。庭院种植各色奇花异木,从日本移来的樱花尤令人喜爱。除花坛等设施外,还有鱼池一泓,引江水注流入池,各色观赏鱼遨游其中,活泼可爱。庶昌在拙尊园中读书、撰述,接待亲友,畅叙海外奇闻异事,这里便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场所。据说,园中的花钵形制特别,运自日本,藏书中大部也购自日本。庶昌在日本精心刻印的《古逸丛书》、《黎氏家集》,就出自日本一流刻字工人之手,精美绝伦。这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最好物证。

庶昌再度出使日本归来时,其妾赵氏、王氏先后病逝。在日本期间,庶昌抚慰其挚友藤野海南的女儿真子,真子与赵氏夫人情同母女。得知赵夫人病逝的噩耗,她悲恸欲绝,特地为赵夫人写了一篇墓志铭,用行草书写。庶昌把这篇墓志照原迹勒为石碑埋入地下。

1982年,这方石碑在拙尊园的院坝出土。这篇墓志记述了黎氏与藤野两家的深笃交谊,情词恳挚,感人至深。字迹娟秀中见劲健,带有二王笔意,是一幅精美的书法作品。其拓片曾刊载于《书法》杂志,引起中外书法界注目。艺术大师刘海粟游遵义时,曾拓了两幅,一幅自藏,一幅赠给他的日本友人——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这方墓志是中日两国人民深情厚谊的赞歌,其拓

片而今还成了增进两国人民友谊的珍贵礼物。

拙尊园的左侧,是子元先生的儿孙重建的住宅,高房大院,石砌阶除,画栋雕梁,颇为气派,人们称之为“老公馆”。拙尊园右后侧是庶昌新建的别墅,两进大宅院,雕花的玻璃窗,陈设富丽典雅;屋后为花园,假山荷池,曲径通幽,有江南园林之美。

沙滩周围的环境也非常优美。黎庶昌由日本归来守制期间,把河对岸的一座藤蔓杂生的小山丘辟为游览场所,修了曲折的小道,取名“柯丘”,丘顶建了一幢茅亭,取名“夷牢亭”。站在亭上,沙滩周围十余里的景物尽收眼底,庶昌《夷牢亭图记》描写登亭眺望的景观和感受:“一日偕余弟夏轩步登之以望吾园,远而望山堂、水牛山诸胜;近而禹门寺及石头之塔,青山之柏,桂冈、尧湾之桂,大岭之枫、松,悉罗拱环列,若与为揖让。……平畴衍迤,与目际会,炊烟紫带,墟落如罨如画。”柯丘的东面,离江岸二里左右有一座形如扶手座椅的小山——子午山,山的侧后两面是悬崖,沿崖一道小溪潺潺流淌,这就是藻米溪。山南向是一豁口,中间凹陷处为水田。郑子尹在这里营建望山堂园林。中间水田辟为小池塘,取名团湖(一名桃湖),豁口处建“米楼”。左侧山凹处建房舍,山间各个小阜上种植松、柏、梧桐、紫竹及各类花木异卉。有“松崖”、“柏岭”、“桐冈”、“梅岙”,以及紫竹亭、柑廊、乌柏轩等建筑物。左厢房为藏书室“巢经巢”。团湖后岸是子尹母亲的墓道,有子尹亲自书丹镌刻的墓表一块,至今仍屹然矗立,被称为“邑中金石第一”。后来,子尹就葬在母亲墓的右侧稍后处。